

「元文本性」視角下地名翻譯策略—— 以《紅樓夢》法文全譯本為例

李雁

本文以李治華和雅克琳娜·阿雷紮伊（Jacqueline Alézaïs）翻譯的《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地名翻譯為研究對象。首先，從傑拉德·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元文本性」視角，提出地名的「元文本」擁有多種形式，其中包含「元地名」；然後簡述地名的翻譯概況，並引入米歇爾·巴拉德（Michel Ballard）提出的地名與所指的8種關係，按照「元文本性」強弱，將8種關係，歸納為5個級別，其中前4級體現了「元文本」的多種形式，第5級「元文本性」為零，不屬於地名的「元文本」；從而最終提出，將巴拉德的8種關係中的6項框定為地名的「元文本」，總結出6項具體翻譯策略和兩種翻譯界限，以期對中華典籍法譯提供借鑑。

關鍵詞：地名、《紅樓夢》、元文本性、結轉、翻譯策略

收件：2020年7月24日

修改：2020年10月24日

接受：2020年12月4日

李雁，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E-mail: jasmin_angel928@hotmail.com。

本文受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支持，是《〈紅樓夢〉在法語國家與地區的翻譯和傳播研究》（專案批准號：18YJC740043）的階段性成果，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為《〈紅樓夢〉中法平行語料庫的建設與應用研究》（項目編號：2019jbkyzy035）的階段性成果。

Interpreting the Translation of Toponyms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Angle of Metatextuality

Yan Li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oponyms in the famous Chinese novel, which was itself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Li Tche-Houa and Jacqueline Alézaïs as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Inspired by the “metatextuality” theory of Genett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etatext” of toponyms might involve several forms, one of which is the “metatoponym.” Here the author sets out to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the translation of toponyms, and to present Ballard’s eight “relations to the referent,” further divided into five degrees according to the salience of metatextuality. Specifically, the first four degrees belong to the spectrum of “metatextes,” while the fifth is excluded as it lacks “metatextuality.” Thus, all of the eight “relations to the referent” could be further condensed into six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wo extra-translation taboos. These strategies might be more generally useful i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works.

Keywords: the topony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etatextuality, repor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ceived: July 24, 2020

Revised: October 24, 2020

Accepted: December 4, 2020

壹、前言

《紅樓夢》自誕生起經久不衰，是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集大成者。乾隆五十八年（1793）《紅樓夢》經浙江的乍浦港流傳到日本的長崎，至今已被譯為 20 多個語種，60 多個譯本。研究《紅樓夢》的翻譯問題，是翻譯學和紅學的交叉學科，即紅樓夢翻譯學，近年來成為翻譯界關注的新興課題。

但《紅樓夢》譯學研究的對象集中在英語譯本，其他語種譯本的相關研究甚少。李治華和其妻子雅克琳娜·阿雷紮伊（Jacqueline Alézaïs）翻譯、安德列·鐸爾孟（André d'Hormon）校訂，於 1981 年由法國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法文全譯本，在法國引起了轟動。此書分為上下 2 卷，正文有 3,278 頁，包含 199 幅插圖，並附有 96 頁注釋，而對於這目前唯一的法語完整譯本的研究，國內學界尚無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寥寥可數，如：對該譯本的推介（陳常楓，1982；陳寒，2012），就隱喻（莫旭強，2010）、節氣（成蕾，2011）、文化現象（李雁，2014）、韻文的翻譯策略研究（李雁，2018）、內副文本的作用（張逸琛，2019）。至今尚無與《紅樓夢》法譯本地名翻譯相關的研究。

《紅樓夢大辭典》（馮其庸、李希凡，1990）的目錄中涉及地名的有 4 類：99 個建築名、87 個園林名、86 個地理名、10 個涉及地名的物品名。格拉斯（Grass）強調地名的歷史感（poids de l'histoire），即：

翻譯是一種佔有，人們佔有了歷史延續下來地名，越是帶有源語歷史的地名，越是我們要去翻譯的。（Grass, 2006, p. 660）

《紅樓夢》的題目就含有地名——「紅樓」，地名在小說中往往並非簡單的空間標記，作者還賦予了某些地名藝術昇華和特殊意義，近 300 個地名詞彙能夠帶異域讀者了解中國當時的習俗、宗教、政治、經濟、地理、文學等情況，因此地名的翻譯品質尤為重要。地名學是人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名的翻譯不僅涉及地理學，還與語言學、歷史學等學科相關。李治華夫婦所譯《紅樓夢》採用了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1974 年人民出版社發行的啟功注、

李希凡序的版本作為中文原文，因此本文以此中法文版本為研究對象，選取部分地名翻譯實例，從「元文本性」角度，分析李治華夫婦如何將這些專有名詞展示給法語讀者，探討地名翻譯策略，為典籍外譯提供借鑑。

貳、「元文本性」和「元地名」

法國文學理論家傑拉德·熱奈特（Genette, 1982, pp. 7-11）在《印跡文本》（*Palimpsestes*）一書中將跨文本關係（*relations transtextuelles*）分為5種：*intertextualité*（互文性，指共存文本間關係）、*paratextualité*（副文本，指文本與文本周邊資訊間關係）、*métatextualité*（元文本性，指文本與評論間關係）、*hypertextualité*（超文字性，指超文字與次文本間關係）、*architextualité*（廣義文本性，指廣義文本間關係）。其中，「元文本性」的法文解釋是“*la relation, dite de commentaire, qui unit un texte à un autre texte dont il parle, sans nécessairement le citer*”（Genette, 1982, p. 10），即「評論」關係，文本與談論該文本卻沒有引用它的另一文本之間的關係。筆者將「元文本性」中提到的文本（*un texte*）稱作「原文本」，另一文本（*un autre texte*）稱作「元文本」，並將「元文本」劃分成兩種類型：一是當「原文本」和「元文本」是同一語言時，「元文本」是「原文本」的「評論」；二是當「元文本」的創作語言異於「原文本」的語言時，「元文本」除了包含譯入語寫的評論性文本還應包括譯文。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後者，即「元文本」與「原文本」創作語言不同時，文本間的關係在譯文中的體現。

美國翻譯學家霍姆斯（Holmes, 2007）在〈詩歌翻譯的形式和詩歌形式的翻譯〉（“Forms of Vers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Verse Form”）一文中，借用了法國符號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元語言」（*métalangage*）和「元文學」（*métalittérature*）等術語，從文學的角度提出了「元詩」（*metapoem*）的概念，元詩是對文學本身的交流。研究者

分析了「元詩」是最佳的詩歌譯作，並歸納了將「元文本」譯為「元詩」的方法（李雁，2018）。

和詩歌一樣，地名也有它的各種「元文本」形式，其中包含「元地名」。本文將分析地名的「元文本」形式，分析總結譯者在面對兩種語言差異時所採用的翻譯策略。

參、地名及其翻譯

一、地名及其翻譯在中國的發展情況

「地名」一詞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的《周禮》中。我國最早系統解釋地名淵源的文獻是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涉及 4,500 處關於山川河流礦產的地名，並使「地名」概念從籠統模糊轉變為準確貼切。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全書記載了大量地名，包含了豐富的地名學內容，尤其是書中解釋了 1,052 處地名，既有自然地理也有人文地理，涉及水文、地形、地質、植被、動物、關隘、交通、人物、政區沿革、聚落興衰、歷史事件、神話傳說等內容。商務印書館的《綜合英漢大辭典》將英語詞“toponymy”譯為「地名學」，這是目前所知中文的「地名學」一詞的最早出處（黃士複、江鐵，1928）。

地名的漢法互譯涉及法語國家與地區和中國的語言、歷史、地理，但此方面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研究發展較慢。就中國知網（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期刊文章檢索結果來看，地名的翻譯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翻譯原則，如：地名譯音委員會（1959）提出的「名從主人」原則，即以該地名所在的國家或民族的原名或其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寫法為翻譯標準；李捷、何自然（2012）從語用學的角度以 5 個通則來闡釋「名從主人」。二是翻譯方法，如：楊曉軍、廖莉莎（2010）將地名分為專名+通名、通名（寫實）+通名、通名（寫意）+通名 3 類，按照「音譯為主，適當意譯，

照顧通譯」(頁 53)來翻譯。而實際翻譯過程中，尤其是對於文學作品涉及的地名，並非如此簡單。涉及近 300 個地名的《紅樓夢》直到 19 世紀中後葉才有了第一本法文全譯本。

二、法國的地名學研究和 Prolex 項目

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形成和發展的學科。布魯來 (Brunet, 1992) 給予地名學一個簡短的定義：地名的狀態和研究。Prolex 項目由奧蒂勒·皮東 (Odile Piton)、提耶爾·格拉斯 (Thierry Grass) 和丹尼斯·莫拉 (Denis Maurel) 發起，他們創建了一個多語種專有名詞電子資料庫，名為 Prolexbase，旨在電腦自動識別和翻譯專有名詞。所謂的多語種是指法語、英語、波蘭語和塞爾維亞語，也就是說只涉及印歐語系的幾種語言，沒有加入漢語。格拉斯 (Grass, 2006, pp. 660-667) 提出了翻譯地名的幾種方法：外來詞、音譯、仿詞、改寫，但是由於漢法兩種語言跨越語系，發音和形態上的差異非常大，這些印歐語系語言間的地名譯法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漢法互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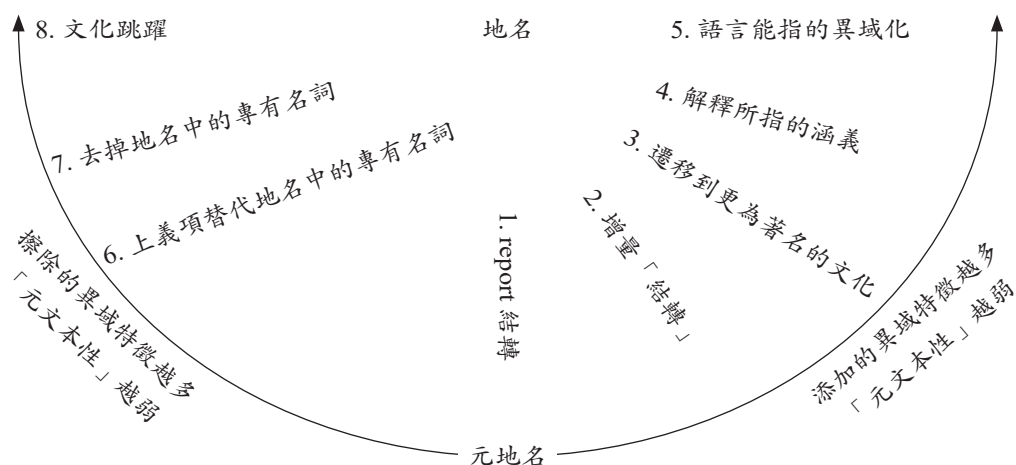
三、地名與所指的關係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Université d'Artois) 教授巴拉德 (Ballard, 2001, pp. 134-142) 在《專有名詞翻譯》(*Le nom propre en traduction*) 總結了 4 種地名與所指的關係，並細分為 8 種關係：第 1 種，保留所指的異域特徵 (包括以下 4 個類別：運用 report 來完成對等、增量 report、解釋所指的涵義、遷移到更為著名的文化)；第 2 種，擦除文化特徵 (包括：上義項替代專有名詞、去掉地名中專有名詞)；第 3 種，文化跳躍；第 4 種，語言能指的異域化。

本文根據譯文和原文之間的文本間性，將 8 種關係按照其「元文本性」強弱重新歸類，分為異域特徵漸強和漸弱兩大類，圍繞「元地名」形成一個半圓，如圖 1 所示。

圖 1

8 種關係扇形圖



巴拉德所列的 *report* 關係，是由加拿大翻譯術語學家迪里索（Delisle）首次提出，迪里索借用了會計學術語“*report*”，中文釋義為「結轉」，即將一個會計科目的發生額和餘額轉移到另一個會計科目的做法，在此過程中是不能改變資料的。迪里索將「結轉」與翻譯學連接起來，將其定義為：

原文中的資訊（如：專有名詞、數詞、日期、符號、單義詞等）直接轉移到譯文中的翻譯手段。（Delisle, 1993, p. 42）

巴拉德（Ballard, 2001, p. 18）借用了 *report* 來闡述地名與所指的關係，即：直接、完整地將來源語言的地名搬到目的語中，包括地名中的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以保持異域特徵，達到語音和書寫兩方面的同化。他列舉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英文原著和法文譯本裡的例子：“Adam drove noisily down Great Russell Street”（Lodge, 1983, p. 34）譯為“Adam descendit Great Russell Street à grand bruit”（Lodge, 1983/1993, p. 57）。其中“Great Russell Street”就是使用了 *report*。

顯然，「結轉」而來的譯文和原文是一致的，是最接近原地名的「元地名」，因此「結轉」這種地名與「元文本」間的關係也是一種翻譯策略。

圖 1 中的 8 種關係可理解為 8 種地名翻譯策略，根據其「元文本性」來探討它們的具體使用方法和優劣。圖 1 以「結轉」達成的「元地名」為中心，1 至 5 越往右，譯者添加的異域文化越多，「元文本性」越弱；6 至 8，越往左，譯者去掉的異域文化越多，「元文本性」亦漸弱。

肆、漢法翻譯中的地名翻譯策略

熱奈特（Genette, 1982, p. 9）將註腳連同注釋、序言、題詞、圖表、插圖等歸為「副文本」（le paratexte）。有的地名翻譯是依靠「副文本」中的註腳或是注釋來達成的，本文不涉及此方面，只探討文本內地名翻譯方法。

下文將選取《紅樓夢》原文和法文譯文中的部分地名，逐一分析巴拉德的 8 種地名翻譯策略，並在「元文本性」視角下將它們歸類總結。

一、策略 1：結轉（report）

漢語的地名中每一個漢字有各自的形態，不可能被完全「結轉」至字母組成的法文中。於是，放棄字形，只轉換其讀音，即用拼音字母將地名的讀音「結轉」。因此，由於兩種語音的差異，「結轉」無法像英法翻譯那樣音形皆照搬，漢法翻譯保留原地名發音的「結轉」就是最接近原文本的「元文本」，即「元地名」。

李治華所譯地名中有部分讀音「結轉」的例子，比如：「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曹雪芹、高鶚，1974，頁 179）譯為“Goûtez un peu, Mama, de cet arak de *Huiquan*, que nous a rapporté votre nourrisson”（Cao & Gao, 1974/1981, p. 342）。¹「惠泉酒」產於江蘇省惠泉，在今無錫惠山第一峰下，號稱天下第二泉，惠泉的水釀成「惠泉酒」。譯文將地名「惠泉」中的專名「惠」和通名「泉」均用拼音「結轉」，一同來修飾 *arak*（酒）。再如：

¹ 本文列舉文本中的中文粗體及法文斜體為筆者所標。

「去歲我到金陵時」（曹雪芹、高鶚，1974，頁17）譯為“L’an dernier, je suis allé à *Jinling*”（Cao & Gao, 1974/1981, p. 49）。金陵是南京的舊稱，譯者將其拼音照搬至譯文，最大程度地保留地名的原汁原味。

二、策略2：增量「結轉」

「增量『結轉』」即「『結轉』加範疇詞」。這項方法意在指出地名所屬類別，它與第一種策略類似，但是給讀音「結轉」的地名增添了一點資訊——範疇詞。《紅樓夢》法譯本中不乏這樣的翻譯實例：「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曹雪芹、高鶚，1974，頁4）譯為“*Au sud-est de l’Empire, ... s’étend la cité de Gusu*”（Cao & Gao, 1974/1981, p. 13）。姑蘇是蘇州的舊稱，譯文除了照搬拼音 *Gusu* 還另加了 *la cité*（城），指明了這是一個城市的名稱。增加範疇詞讓讀者易於理解地名。

再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曹雪芹、高鶚，1974，頁507）譯為“*Celle-ci est l’eau de la neige qu’il me fut donné, voilà cinq ans, de recueillir sur les fleurs des pruniers des frimas, alors que je séjournais sur le Mont du Tombeau de Xuan, dans le Monastère des Volutes d’Encens*”（Cao & Gao, 1974/1981, p. 941）。《紅樓夢大辭典》詞條：

玄墓：山名，玄亦作元。玄墓山在江蘇省吳縣西南。相傳東晉青州刺史郁泰元葬於此，故名元墓。山上多梅，花開時，望之如雪，香聞數十里，有「香雪海」之譽。《紅樓夢》四十一回，妙玉說：「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馮其庸、李希凡，1990，頁821）

譯者給 *Tombeau de Xuan*（玄墓）增加了範疇詞 *le Mont*（山），否則容易錯誤理解為：在墓地採梅花上的雪泡茶。

可見，必要時，添加範疇詞有助於讀者理解原文的內涵。「結轉」加範疇詞，這樣形成的「元文本」，其「元文本性」稍遜於讀音「結轉」，但與原文依然連繫緊密。

三、改變地名

有些情況下地名並非實指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代表抽象事物或是虛構地點，因此，適度改變地名能夠減輕讀者負擔。巴拉德的 8 個策略中以下 3 種屬於此種類型：

（一）策略 3：遷移到更為著名的文化

這種策略是將原文的地名換為在譯語文化中較為有名的地名，譯文中也含有地名，表面看與「結轉」相似，實際上原文的地名已被替換為讀者更熟悉的詞彙。

例如：「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曹雪芹、高鶚，1974，頁 15）譯為：

Ce personnage avait pour nom d'origine Lin, pour nom de génération Mer, pour nom social Tel que Mer. Il s'était, au concours de sélection, gradué, en troisième rang, clerc promu, et avait, par la suite, été élevé au titre de grand officier de la Cour des censeurs impériaux. (Cao & Gao, 1974/1981, p. 37)

蘭臺寺大夫是作者虛擬的官名，借用了漢代宮廷藏書之處「蘭臺」。《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蔡質《漢儀》：

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馮其庸、李希凡，1990，頁 314）

掌糾察彈劾的御史臺即為蘭臺，御史府為蘭臺寺。譯者沒有解釋此地名「蘭臺」，而是根據涉及的官銜「蘭臺寺大夫」的職能，直接轉換為讀者更為熟悉的 *censeur*（意為古羅馬負責人口調查和社會風紀的監察官），那麼「蘭臺寺」就譯為 *la Cour des censeurs impériaux*（宮廷監察官的庭院）。

法譯本中另一例子：「三間小小的抱廈廳」（曹雪芹、高鶚，1974，頁 34）譯為 “un tout petit pavillon absidal de trois travées”（Cao & Gao, 1974/1981, p. 75）。《紅樓夢大辭典》詞條：

抱廈廳：在房屋正面或背面接出有獨立屋頂的建築稱抱廈。廳是指用於居住以外的接待、集會或是其他公共活動的房屋。抱廈廳即為用作廳房的抱廈。（馮其庸、李希凡，1990，頁190）

譯者選取了 *pavillon absidal*（教堂半圓形後殿式的房間），其中形容詞 *absidal* 的名詞是 *abside*（教堂半圓形後殿），譯者將抱廈遷移到讀者熟知的文化意向上，便於其理解。

（二）策略6：上義項替代地名中專有名詞

用上義項來替代地名中的專有名詞，以減少專有名詞給讀者造成的困擾，同時保持部分源語文化。上義項（*hyperonym*）是相對下義項（*hyponym*）而言的，概括性較強的詞是特定性較強的詞的上義項，也叫做上位詞。

例1：「寶玉笑道：尋春問臘到蓬萊」（曹雪芹、高鶚，1974，頁624）譯為 “Le frerot Jade reprit: Vers le printemps il s’est hâté, s’informant du bout de l’année, jusqu’à l’île des immortels” (Cao & Gao, 1974/1981, p. 1156)。「蓬萊」是神話傳說中神仙居住的地方，相傳在渤海之中。譯者放棄原專有名詞，用上義項 *l’île des immortels*（神仙島嶼）來表示。

例2：「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曹雪芹、高鶚，1974，頁14）譯為 “Leng dit le Florissant décrit, en long discours, l’état d’une maison ducale” (Cao & Gao, 1974/1981, p. 33)。《紅樓夢》第二回的回目中「榮國府」譯為 *une maison ducale*（公爵府邸），去掉了地名中的專有名詞，用了上義項，一方面使得回目簡練，另一方面本章內容描述了「榮國府」的建築布局，如外儀門、內儀門、垂花門、穿堂、花廳等等，呼應了回目，讀者能夠理解其所指，並能想像出王公府邸的氣派景象。

例3：「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曹雪芹、高鶚，1974，頁5）譯為 “Rendons-nous ensemble au palais de la déesse, pour que soit nettement mis au clair le cas de ce stupide minéral” (Cao & Gao, 1974/1981, p. 16)。《紅樓夢》第一回多次出現「警幻仙子」，譯為 *Immortelle veillant aux Mirages*，而後將她的住所譯為 *le palais de la déesse*（女神的宮殿），讀者

很容易理解此地名中出現的「警幻仙子」的上義項 *la déesse*（女神）。譯文避免詞彙重複，同時也有利於減輕讀者理解專有名詞的負擔。

（三）策略 7：去掉地名中的專有名詞

這項策略意在完全擦除異域文化意象，只將地名的內涵直白地反映在譯文中。貝爾曼（Berman, 1986, p. 67）認為，重要的並非原文詞彙中的每一個字，而是詞彙整體涵義。因此，去掉地名裡的專有名詞，即不譯原文的文化詞，但保留所指對象的涵義。

《紅樓夢》法譯本中有這樣的例證：「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曹雪芹、高鶚，1974，頁 206）譯為 “*Elle vit aussitôt se dresser superbement un majestueux édifice*”（Cao & Gao, 1974/1981, p. 396）。「琳宮」指神仙居住的宮殿，吳筠《遊仙》詩云：「上元降玉闥，王母開琳宮」（曹寅，1706，卷 848，頁 99）。《紅樓夢》中「琳宮」指宮室瑰麗猶如仙境。「桂殿」借漢武帝所建桂宮，形容大觀園的省親別墅像帝王宮殿一樣宏偉華麗。譯文擦除了這兩處異域文化印記，只保留地名基本涵義 *édifice*（建築）一詞，添加形容詞 *majestueux*（宏偉壯麗的），將「琳宮綽約，桂殿巍峨」譯為「宏偉壯麗的建築」。譯者這樣的更改放棄了原文的文化意象，採用簡單的名詞加形容詞，雖易於目的語讀者閱讀，但讀者不可能體會到原地名中生動有趣的文化特色，平淡直白的翻譯，不利於傳遞出文學作品的魅力。但，如若譯者將「琳宮桂殿」解釋於文內，譯文會過長，因此，不妨使用腳注。

《紅樓夢》第十四回回目：「林如海靈返蘇州郡」（曹雪芹、高鶚，1974，頁 155），其中提到「蘇州」，而法文譯文中卻沒有此地名：“*Les mânes de Lin Tel que Mer font retour au terroir natal*”（Cao & Gao, 1974/1981, p. 294），可見譯者採用 *terroir natal*（故鄉）代之。這一章故事提到林如海病死在揚州，歸葬原籍蘇州。譯者沒有在回目中過多解釋「蘇州」或「揚州」，譯為 *les mânes . . . retour au terroir natal*（魂歸故里），雖去掉了專有名詞，但並不損害原文意思，且清楚表達了原文所指。

以上3項策略均改動了原文本，形成的「元文本」與原地名有一定差別，和策略1、2相較，這3種的「元文本性」較弱，但譯者如果能根據原作上下文和整體風格，找到較為合適的詞，也不失為上乘譯文。

四、策略4：增加評論性解釋

「增加評論性解釋」即「解釋出所指的涵義」。身為法國翻譯家和導演，卡納（Kahane, 1987, p. 140）認為，戲劇人物講到某事件，其發生地距離說話時所處位置較遠，但觀眾並不需要知道這個地方的確切位置，例如：事件發生在「東郊」或是在「西郊」，並不重要，不影響劇情，這種時候人物臺詞適當增加評論性解釋，意在讓觀眾了解大致方位，不感到困惑即可。這種方法運用到翻譯中，即為巴拉德總結的：「譯文中解釋出所指的言外之意」（Ballard, 2001, p. 136）。《紅樓夢》法譯本中有多處這樣的例子。

例1：「爪窪國」（曹雪芹、高鶚，1974，頁1298）譯為「遙遠的爪窪國海霧中」“dans les lointaines brumes du pays de Java”（Cao & Gao, 1974/1981, p. 1053），爪窪國指印尼爪哇島，古代人因其遠在海外交通不便，一般人不知究竟，因此將它當作極其遠的地方，小說中常借它形容極遠無著之境。此處原文是指金桂：

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澀，別有一種謹願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曹雪芹、高鶚，1974，頁1298）

因此，譯者譯出地名 le pays du Java（爪窪國）並根據情節譯為“(laissé les ultimes vapeurs de sa brutale arrogance aller se fonder) dans les lointaines brumes du pays de Java”（Cao & Gao, 1974/1981, p. 1053），法文譯文的中文回譯：「（任由驕悍之氣融入到）遙遠的爪窪國海霧中」，可見譯者增加的內容「海霧」是依據上下文所做出的詮釋，有利於讀者理解此處比喻。

例2：「五臺山」（曹雪芹、高鶚，1974，頁251）譯為“Mont sacré des Cinq Terrasses”（Cao & Gao, 1974/1981, p. 479），「五」直譯為數詞 cinq（五），

「臺」即 *terrasse*（平臺，山肩），*Mont* 對應「山」。顯然，譯者增加了 *sacré*（聖）一詞。五臺山在山西省五臺縣東北，五峰矗立，因此得名，是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紅樓夢》第二十二回鳳姐說：「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曹雪芹、高鶚，1974，頁 251），意在說賈母死後可登仙成佛。因此，譯者增加的 *sacré*（聖）表現出原文的宗教意味。

例 3：「如今老爺又往東宮裡去了」（曹雪芹、高鶚，1974，頁 175）譯為 “*Il a maintenant gagné le côté de l’est, les demeures du prince héritier*”（Cao & Gao, 1974/1981, p. 336）。「東宮」指太子所在宮殿，於是除了譯出字面意思 *le côté de l’est*（東邊），譯者還增加了文內解釋 *du prince héritier*（太子），讓異域讀者能夠輕鬆理解其背後涵義。

例 4：「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峒丸來」（曹雪芹、高鶚，1974，頁 371）譯為 “*Le frerot Jade pensait appeler immédiatement, pour faire chauffer de l’arak, et apporter des boulettes de bézoard de boeuf mêlé de sang de bouc, des autochtones Li des cavernes de l’île au sud de la Mer*”（Cao & Gao, 1974/1981, p. 690）。山羊血黎峒丸是中藥方名，出自〈正骨心法要旨〉（吳謙，2017，頁 2070）。處方由牛黃、冰片、麝香、藤黃、三七等多味藥組成，因製劑時藤黃需要用山羊血加水煮或是山羊血拌曬後研成粉末，故稱山羊血黎峒丸。此方牽涉到的地名「黎峒」，譯者增加了解釋 *des autochtones Li des cavernes de l’île au sud de la Mer*（海南島當地黎姓人洞穴）。「黎峒」指海南島五指山周圍黎族人居住的部落，「峒」是黎人社會曾經存在的基本組織。有關於黎峒的文字記載最早見於唐代《北史·譙國夫人冼氏傳》：「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李延壽，1995，頁 3211）。「洞」即「峒」也，但並非洞穴。峒分大小，大峒包含幾個小峒，小峒由 3 個以上的自然村組成，峒與峒之間相互獨立，有峒界，黎族人的活動主要在本峒進行。歷代封建王朝對黎族的治理是以峒為行政單位進行的。20 世紀 50 年代後，海南全島統一了行政建置，黎峒徹底消失。因此譯為 *des autochtones Li de l’île au sud de la Mer*（海南島的黎族人）是正確的，添加 *des cavernes*（洞穴）是不妥的。

譯者並非隨意添加評論性解釋，而是圍繞地名的引申義並根據上下文而做出改變，雖然譯文與「元地名」有一定距離，「元文本性」較弱，但是適度的解釋能夠使讀者更理解小說。

五、兩個界限：巴拉德的第 5 條和第 8 條策略

（一）策略 5：語言能指的異域化

這條策略意在顯化源語文化使其在異域讀者腦中生根，於是，譯者將原文地名本來沒有的文化意象添加到譯文中。

例如：「二十四橋」（曹雪芹、高鶚，1974，頁 1139）譯為“*Le pont légendaire dit des vingt-quatre belles joueuses de flûte*”（Cao & Gao, 1974/1981, p. 716），橋的名稱含有數字「二十四」，譯者沒有限於字面意思，而是添加了民間故事「曾有二十四位佳人在此吹簫」，增加了異域文化魅力。

再如：「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曹雪芹、高鶚，1974，頁 109）譯為“*Bien! Tu vas bientôt pouvoir ‘cueillir la branche de cannelier au palais du crapaud à trois pattes. Je ne suis pas en état de te reconduire*”（Cao & Gao, 1974/1981, p. 214）。民間傳說月宮中有三足金蟾，所以月宮也稱蟾宮，又說月宮中有桂花樹，8 月開花，所以蟾宮折桂指折月宮中的桂枝。在中國封建社會，科舉考試 8 月舉行，所以人們將科舉得中者稱為「蟾宮折桂」，以此比喻科舉及第、金榜題名。譯者將蟾宮譯為 *le palais du crapaud à trois pattes*（有三足蟾蜍的宮殿），增添了對「蟾」的描述，承載了部分異域文化，但是因為蟾蜍在法國文化中往往是和「醜陋」相聯繫，而「三足」的事物並非常態，例如法文短語 *marcher sur trois pattes*（3 隻腳走路）指「跛腳動物」或指「汽車出故障」。目的語讀者很難就譯者的 *le palais du crapaud à trois pattes*（有三足蟾蜍的宮殿）想像到「蟾宮折桂」指代「取得成功和財富」，因此應當加注來顯化「蟾宮折桂」的文化意象。

翻譯中顯化地名異域文化的例子並不多見，因為增加什麼內容、增加多少資訊，譯者既要考慮在譯文中傳遞出必要的來源語言文化，增添趣味性，

又須避免過度解讀帶來的信息量會加重讀者負擔，因此很難把握，這種翻譯策略應慎用，稍不留神，譯文就會遠離「元文本」了，變成譯者自說自話的內容。

（二）策略 8：文化跳躍

巴拉德（Ballard, 2001, p. 140）提出的 *le saut culturel*（文化跳躍）是指放棄譯出地名，達到與源語文化的斷裂和對目的語文化的適應。為了增強可讀性，我們有時會不譯沒有實際意義的地名。

《紅樓夢》第三回的回目寫道：「賈夫人仙逝揚州城」（曹雪芹、高鶚，1974，頁 14）法文譯文為“*Dame LIN née JIA fait, par trépas, départ vers le séjour des immortels*”（Cao & Gao, 1974/1981, p. 33），可見譯文中未出現「揚州」。此章內容是黛玉之母賈敏在揚州去世，譯者沒有用音譯地名，只說到 *départ vers le séjour des immortels*（仙逝）。一是因為此句為回目，宜簡潔，減少專有名詞可一定程度上增強可讀性；二是由於第三回的內容裡將會提到「揚州」，回目略去地名，不影響理解。

再如《紅樓夢》第五十二回中：「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裡面攢三聚五載著一盆單瓣水仙，點著宣石」（曹雪芹、高鶚，1974，頁 651）。而譯文並未提及產地名「宣」，只譯為「小石子堆」“*de petites rocailles*”（Cao & Gao, 1974/1981, p. 1206）。《紅樓夢大辭典》詞條：

宣石：產於安徽寧國縣的石頭，因寧國舊屬宣城，故名。石質堅硬，色澤潔白，多用於疊假山。（馮其庸、李希凡，1990，頁 173）

這種「文化跳躍」的確使文本少了專有名詞的干擾，讀者能夠更快地閱讀小說故事情節，但是文學作品不同於科技說明文，缺少文化內涵會影響作品的韻味。另外，判斷專有名詞是否有實際意義，依賴譯者的主觀評判，稍有不慎，則會造成漏翻。譯文中刪除了地名，也就不存在地名「元文本」了。

因此，筆者認為巴拉德的第 5 條和第 8 條策略是翻譯地名的兩條紅線，增加原文沒有的文化內容或是完全不譯地名所帶來的譯文是遠離或者放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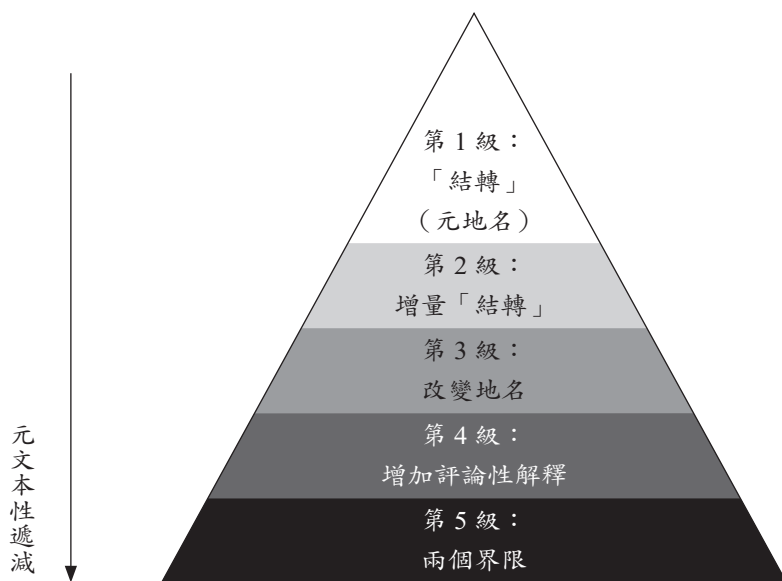
名「元文本」的，其「元文本性」降到零，不再屬於來源語言中地名的「元文本」。

六、8 種策略的「元文本性」分級

如圖 2 所示，將 8 種策略劃分為 5 個級別，前 4 個級別得到的譯文都屬於地名的「元文本」，而第 5 級「兩個界限」涉及的文本並非地名的「元文本」，它們是翻譯中要慎用的兩種方法。從 1 級到 5 級，譯文的「元文本性」漸弱，直至為零。第 1 級別「結轉」得到的譯文最為接近地名「元文本」，因此「元文本性」最強。「元文本性」越弱的文本離地名「元文本」越遠，如第 2、3、4 級別。當然，譯地名並非只能沿用一種「元文本」，譯者根據需要選用 4 個級別中的一種或多種「元文本」，不超出兩個界限即可，最終將原文的地名內涵和文化特質傳遞到譯文中。在《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我們發現譯者用了本文中提到的地名「元文本」的各種形式。

圖 2

8 種策略的「元文本性」級別圖



伍、結語

翻譯並非不同語言間的簡單搬運，而是一種需要語言文化相關知識的複雜工作。《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的地名翻譯彙集了地理學、語言學、史學、文學等領域的知識。李治華夫婦投入 27 年譯成了《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他們盡可能地忠實原文，並努力處理跨文化現象。本文基於《紅樓夢》中法文平行語料庫，選取和對比了部分地名的原文和譯文，分析它們的「元文本性」，根據 report（結轉）和巴拉德提出的地名與所指的關係，歸納 4 個級別的「元文本」。翻譯地名並非只能使用一種「元文本」，譯者可根據需要選用 4 個級別中的一種或多種「元文本」，但是第 5 級別中總結的兩種翻譯界限，即「語言能指異域化」（將原文本沒有的文化因素添加在譯文裡）和「文化跳躍」（不譯地名）已不具備「元文本性」，應慎用。本文著力研究專有名詞中地名的翻譯策略，總結出包括「元地名」在內的 6 項具體翻譯策略，以期譯者能最大限度傳遞文學原作的文化內涵與藝術風格，展現異域文化色彩，使讀者能領略道地的文化韻味，實現深層次的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地名譯音委員會（1959）。〈地名翻譯原則草案四種〉。《文字改革》，19，2—4。

【Diming Yiyin Weiyuanhui. (1959). Diming fanyi yuanze caoan sizhong. *Wenzi Gaige*, 19, 2-4.】

成蕾（2011）。〈論譯者在“春夏秋冬”中困惑——淺析《紅樓夢》李治華法譯本中對節氣術語的翻譯策略〉。《紅樓夢學刊》，6，130—145。

【Cheng, L. (2011). Lun yizhe zai “chun xia qiu dong” zhong kunhuo—Qianxi Honglouloumeng Li Tche Houa Fa yiben zhong dui jieqi shuyu de fanyi celue.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6, 130-145.】

吳謙（編）（2017）。〈正骨心法要旨〉。載於《醫宗金鑑（下冊）》（第一版，頁2035—2099）。人民衛生。

【Wu, Q. (Ed.). (2017). Zhenggu xinfa yaozhi. In *Yizong jinjian (xiace)* (1st ed., pp. 2035-2099).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李延壽（1995）。《列女傳·譙國夫人冼氏》。上海古籍。

【Li, Y. S. (1995). *Lienü zhuan—Qiaoguo furen Xiansh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李捷、何自然（2012）。〈“名從主人”？——名稱翻譯的語用學思考〉。《中國外語》，6，72—76。

【Li, J., & He, Z. R. (2012). Ming cong zhuren?—A reflection of pragmatics on name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6, 72-76.】

李雁（2014）。〈《紅樓夢》法譯本的“深度翻譯”及其文化傳遞〉。《外語教學與研究》，46（4），616—625。

【Li, Y. (2014). “Thick Translation” of the Frenc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s cultural transmiss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6(4), 616-625.】

李雁（2018）。〈《紅樓夢》法文全譯本中韻文翻譯的「元文本性」解讀〉。
《翻譯季刊》，87（3），67 — 86。

【Li, Y. (2018).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of verse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textuality. *Translation Quarterly*, 87(3), 67-86.】

莫旭強（2010）。〈《紅樓夢》隱喻法譯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
21（3），48 — 52。

【Mo, X. Q. (2010). On the Chinese-French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in *Hong Lou Meng*.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1(3), 48-52.】

曹寅（1706）。《御定全唐詩》。揚州詩局。

【Cao, Y. (1706). *Yuding quan Tangshi*. Yangzhou Shi Ju.】

曹雪芹、高鶚（1974）。《紅樓夢》。人民文學。

【Cao, X. Q., & Gao, E. (1974). *Honglouloume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陳常楓（1982）。〈《紅樓夢》法文全譯本出版〉。《紅樓夢學刊》，2，
284。

【Chen, C. F. (1982). *Honglouloumeng Fawen quan yiben chuban*.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2, 284.】

陳寒（2012）。〈《紅樓夢》在法國的譯介〉。《紅樓夢學刊》，5，195 —
212。

【Chen, H. (2012). *Honglouloumeng zai Faguo de yijie*.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5, 195-212.】

張逸琛（2019）。〈論《紅樓夢》法語全譯本內副文本的作用〉。《曹雪芹
研究》，4，83 — 97。

【Zhang, Y. C. (2019). *Lun Honglouloumeng Fayu quan yiben nei fuwenben de zuoyong*. *Caoxueqin Studies*, 4, 83-97.】

馮其庸、李希凡（1990）。《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

【Feng, Q. Y., & Li, X. F. (1990). *Honglouloumeng da cidian*.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黃士復、江鐵（1928）。《綜合英漢大辭典》。商務印書館。

【Huang, S. F., & Jiang, T. (1928). *A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The Commercial Press.】

楊曉軍、廖莉莎（2010）。〈東西方地名文化比較及翻譯策略〉。《中國地名》，9，53 — 55。

【Yang, X. J., & Liao, L. S. (2010). *Dongxifang diming wenhua bijiao ji fanyi celue*. *Chine Place Name*, 9, 53-55.】

英文文獻

Holmes, J. S. (2007). Forms of vers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verse form. In H. Tang (Ed.),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1st ed., pp. 22-3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Lodge, D. (1983).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Penguin.

法文文獻

Ballard, M. (2001). *Le nom propre en traduction* [The proper name in translation]. Ophrys.

Berman, A. (1986). L'essence platonicienne de la traduction [The Platonic essence of translation]. *Revue d'esthétique*, 12, 67.

Brunet, R. (1992). *Les Mots de la géographie, dictionnaire critique* [The words of geography, critical dictionary]. Reclus-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Cao, X. Q., & Gao, E. (1981).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 H. Li & J. Alézaïs, Trans.; 1st ed.).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4)

- Delisle, J. (1993). *La traduction raisonnée* [Reasoned translation].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 Genette, G. (1982). *Palimpsestes: La littérature au second degré*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Seuil.
- Grass, T. (2006). La traduction comme appropriation: Le cas des toponymes étrangers [Translation as appropriation: The case of foreign toponyms]. *Meta*, 51(4), 660-670.
- Kahane, E. (1987). Le point de vue d'un traducteur: Réponse à des questions sur la traduction des textes dramatiques [A translator's perspective: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translating dramatic texts]. *Palimpsestes*, 1, 139-151.
- Lodge, D. (1993). *La chute du 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L. Dufour, Trans.; 2nd ed.). Rivag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3)